

夜 鶯

安徒生童話選集

平明出版社刊

安徒生童話選集

夜

鶯

葉君健譯

新譯文叢刊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 1—24000 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本譯稿根據安徒生的故鄉丹麥奧登塞市 (Odense) 的佛倫斯德書店 (Flensted) 出版的安徒生童話集 世界版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Fairy Tales, world edition) 和英國牛津大學出版部 出版的安徒生童話集 (Hans Andersen's Fairy Tal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兩個版本, 並參照了哥本哈根亞得龍出版社 (Atheneum) 出版的安徒生童話集 (H. C. Andersens Eventyr) 譯成的。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華文印刷局排印 陸楨記裝訂所裝訂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五千四百元

[文學·藝術] 84000 字 [定價頁 208]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內容介紹

本書包括九篇美麗的童話。作者以一種溫暖和熱愛生活的心情，對於人們許多方面的缺點，作了一些善意的批評。但他對於統治者的愚蠢，則作了無情的諷刺。每篇童話都充滿了美的想像。像頑皮孩子、夢之神、夜鶯等，不只是富有幽默感的故事，而且是不朽的詩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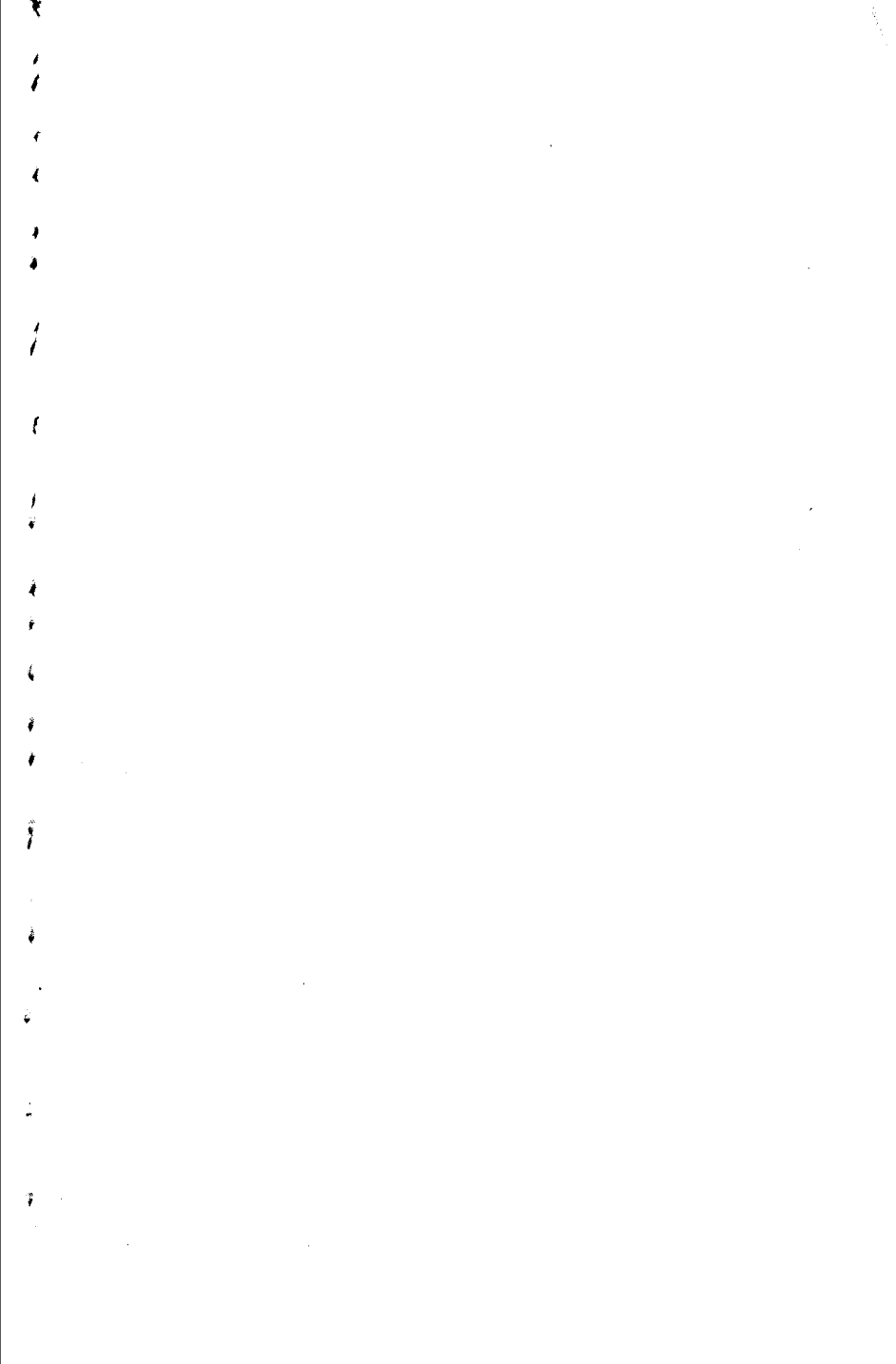
(A B 2 4 / 0)

目 錄

一	頑皮孩子	三
二	幸運的套鞋	八
三	雛菊	十四
四	天國花園	六一
五	飛箱	六六
六	鸛鳥	九七
七	銅猪	一〇九
八	夢之神	一三〇
九	夜鶯	一五三

夜

鶯



頑皮孩子

從前有一位老詩人——一位非常善良的老詩人。有一天晚上，他坐在家裏，外面的天氣變得非常地惡劣。雨在傾盆地下着；不過這位老詩人在爐子旁邊坐得很舒適。火在熊熊地燎着，薪葉被烤得噼噼地發出響聲。

『在這樣的天气裏，外面的那些窮苦人的衣服恐怕沒有一絲是乾的了，』他說，因為他是一位善良的老詩人。

『啊，請把門爲我打開吧！我非常冷，衣服也全濕透了，』外面有一個小孩子在叫。他哭起來，敲着門。雨在傾盆地下着，風把所有的窗扉吹得呼呼地響。

『你這個可憐的小傢伙！』詩人說，同時把門開了。在門那兒站着一個小小的孩子。他全身是光着的，雨水從他長長的捲髮上滾下來。他凍得發抖；如果不把他請進來的話，他一定會在這個惡劣的天氣中凍死的。



1855

『你這個可憐的小傢伙！』詩人說，同時拉着他的手進來。『到我這兒來吧，我可以使你溫暖起來。我將給你一點酒和一個蘋果吃，因為你是一個美麗的孩子。』

的確他是很美麗的。他的眼睛亮得像兩顆明亮的星星；同時，雖然他的捲髮上有水流出來，可是這水滴下的時候就像一串美麗的小環。他看起來像一個小小的天使，不過他被凍得慘白，全身發抖。他手裏拿着一個很好看的弓，但是看起來好像雨已經把它弄壞了。他那些箭上的美麗色彩全都被雨弄模糊了。

老詩人坐在爐邊，把這小孩子抱到他的膝上，把雨水從他長長的捲髮裏擠出來，把他的手放到自己的手裏暖着，同時爲他熱了一些甜酒。這孩子馬上就恢復精神了。他的雙頰變得很紅潤。他在地板上蹦蹦跳跳，圍着這位老詩人舞起來。

『你是一個快樂的孩子，』老詩人說。『你叫做什麼名字？』

『我叫裘比。』他回答說。『你不認識我嗎？我的弓就在那兒——我用這把弓箭射，請你

⊙ 裘比 (Cupid) 在羅馬神話中是愛情之神。他是一個頑皮和快樂的孩子，經常帶着弓和箭，當他的箭射到一

個人的心裏去的時候，這支箭就燃起愛情的火焰。——譯者。

相信我吧！看啊，外面的天氣晴了，月亮照得很亮。」

『不過你的弓已經壞了，』老詩人說。

『這真有點可惜，』小孩子回答說，同時他把弓拿起來，看了一眼。『噫，它還很乾啦，並沒有受到什麼損害。絃還很緊——我倒要試它一試！』於是他把弓一拉，插上一支箭，對好了目標，正地向這位老詩人的心中射去。『你現在覺得我的弓壞了沒有？』他說，大笑了一聲就跑開了。這小孩子該是多麼頑皮，居然想出了這麼一個辦法向這位老詩人射了一箭，而這還是一位把他請進溫暖的屋子裏來的，對他非常和善的，給他最好的酒和最好的蘋果吃的老詩人啦！

這位和善的老詩人躺在地上，哭了起來；他的心的的確確地中上了一箭。『呸！』他叫起來，『這位裘比是一個多麼頑皮的孩子啊！我要把這事情告訴所有的好孩子們，叫他們當心，不要跟他一起玩耍，因為他會搗他們的蛋！』

所有的好孩子們——女孩子和男孩子們——聽到了他所講的這個故事後，都對這個頑皮的孩子有了戒心；然而他還是騙過了他們，因為他是非常地伶俐。當大學生們聽完了課出來以後，他就穿着一件黑上衣，腋下夾着一本書，向他們挨近來。他們一點也看不出他來。於是他們

就挽着他的手，以爲他也是一個大學生呢。這時他就把一支箭射進他們的心裏去。當女孩子們到了受『堅信禮』^①的年齡的時候，他也在後面追逐着她們。是的，他老是在追着人！他坐在戲院裏的蠟燭台上，燃得光耀奪目，弄得人們以爲他是一盞明燈。可是不久大家就會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他在御花園裏，在散步場上跑來跑去。是的，他從前曾經有一次射中了你爸爸和媽媽的心啦。你只須問問他們，你就可以聽到一段故事。咳，這個裘比真是一個頑皮的孩子；你們決不能跟他有任何來往。他在追逐每一個人。你想想看，有一次他居然把一支箭射進老祖母的心裏去啦——不過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個創傷早已經治癒了，但是老祖母一直忘不了它。呸，那個惡作劇的裘比！不過你現在知道他，他是一個多麼頑皮的孩子。

① 在基督教裏面，小孩子受了洗禮以後，到了青春發育期間，一般地都要再受一次『堅信禮』以加強和鞏固他對宗教的信心——譯者。

幸運的套鞋

一 開端

在哥本哈根的東街，在離皇家新市場[⊙]不遠的一幢房子裏面，主人請來了一大批的客人，因為如果一個人想被回請的話，他自己也得偶爾之間請請客才成呀。有一半的客人已經坐上桌子了，準備玩玩撲克牌，另一半的客人們却在等待女主人所發的這個問題『下一步我們怎麼消遣？』的結果。他們的晚會到目前為止很有進展，他們聊天也非常痛快。在他們所聊的一些問題中間，話頭忽然轉到『中世紀』這個題目上去了。有幾位客人覺得那個時候比我們現在的這個時代好，是的，參事官克那卜是那麼熱烈地堅持這個意見，以致這家的主婦馬上就倒到他那一邊去了。他們兩人竭力地反對奧爾斯德特在萬事不求人那本書上所寫的一篇論古代和

⊙ 這是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個大廣場，非常熱鬧。——譯者。

近代的文章，這篇論文的主旨是稱讚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代。參事官認為丹麥國王漢斯·奧爾德森的那個朝代是一個最高貴、最幸福的時代。

閒談既然轉到這個方向，——除了有人送來一份內容不值一讀的報紙外，沒有什麼東西打斷它；我們暫且到放外套、手杖和套鞋的那間接待室裏去看一下吧。這兒坐着兩個女僕人——一位年青，一位年老。人們可能以為她們是來接她們的女主人回家的。不過，假如你仔細地看一下的話，你會發現她們並不是普通的傭人；她們的手太嫩了，她們的態度和動作太大方，她們的衣服的樣式太平凡了。她們是兩位仙女。年青的那一位並不是幸運之女神本身，而是為她傳送幸運的小禮物的隨從的一個女僕。年長的那一位顯得頗為陰鬱。她是憂慮之女神。無論做什麼事情，她總是親自出馬，因為只有這樣她才放心。

她們談着她們這天到一些什麼地方去過。這位幸運之神的女僕只做了幾件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她從一陣狂雨中救出了一頂嶄新的女帽，使一個老實人從一位頭銜很高的人物得到一聲問候等等。不過她還有一件極不平常的事情要講。

她說：『我還要說的是：今天是我的生日。爲了慶祝這節日，我得到一件差事：把一雙幸運的套鞋送到人間去。這雙套鞋有一種魔力：凡是穿着它的人就可能進入到他所最心愛的時間和地點去，一個人對於時間、地域和空間所作的一切希望，都能得到滿足；因此下邊的凡人又可以得到一次快樂！』

『請相信我，』憂慮之女神說，『凡人一定會感到不快樂的。當他一脫下這雙套鞋時，他一定會要謝天謝地。』

『你這是些什麼怪想頭？』另一位反駁着說。『我現在要把這雙套鞋放在門口。誰要錯穿上了它，就會成爲一個幸福的人！』

你看，這就是她們的對話。

二 參專官的遭遇

時間已經不早了。一直懷戀着國王漢斯那個朝代的參專官克那卜，想要回家去。命運在那兒作祟：他沒有穿上自己的套鞋，而穿上了幸運的套鞋。這樣，他向東街走去了。不過，這雙套鞋的

魔力使他回到三百年以前國王漢斯的那個朝代裏去了，所以他的脚就踩進了街上的泥濘和水坑裏去，因為在那個時代裏，街上是沒有人行道的。

「我的天，這真有點駭人——髒極了！參事說『平整的人行道都不見了，路燈也沒有了。』月亮不夠高，射不出大量的光。空氣是相當地沉濁，使得所有的物體都似乎融做漆黑一團。在第二個牆角的地方，有一盞燈照在一張聖母的像上面，不過這燈光可以說是完全無濟於事；他只是走到它下面去的時候才發現到它，才看到聖母和她孩子的畫像。

「這可能是一個美術館，」他想，「而人們却忘記了把它的招牌摘下來。」

有一兩個人穿着那個時代的衣服在他身旁走過去了。

「他們的樣子真有些古怪，」他說，「他們一定是剛剛去參加了一個化裝跳舞會的。」

這時忽然起了一陣敲鼓和吹軍笛的聲音，同時也有火把在閃耀着。這位參事吃了一驚。現在他看到一個奇怪的遊行行列走過去了。前面一排是整隊的鼓手，很純熟地敲着他們的樂器，他們後面跟着一羣帶有長弓和橫弓的全副武裝兵士。這個行列的帶隊人是一位教會的首長。這位驚奇的參事問這一套場面是什麼意思和這個人是誰。

「這是紀蘭德的主教。」

「這位主教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兒要這樣作？」參事歎了一口氣說，搖了搖頭。「這不可能是一位主教！」

參事思考着這件事情，眼睛也不左右看，一直走過東街，走到高橋廣場上。通到宮前廣場的那一座橋現在已經沒有了，他只看到一條很短的溪流。最後他遇見了兩個人，坐在一隻船裏。

「您想擺渡到霍爾姆那邊去麼，先生？」他們問。

「到霍爾姆去？」參事把這句話重複一遍，因為你要知道他不曉得他是處在一個什麼時候。「我要去克利斯仙碼頭，去小泥炭街呀！」

那兩個人對他呆呆地望了一眼。

「請告訴我那座橋在哪兒呀？」他說。「這兒連路燈也沒有，真是說不過去。而且遍地是泥濘，使人好像是在沼澤地帶走路似的。」不過他越跟這兩位漁夫划得遠，他就越不懂得他們的話了。「我不懂得你們波爾霍爾姆的土話。」最後他大聲地說出來，而且還把背掉向他們，有點生氣。他找不到那座橋，連欄柵也看不見了。「這兒的情況真是值得嚴厲地批評。」他說——他